



KENG NI  
SANSHENG  
SANSHI

茂林修竹 著  
MAOLINXITUZHU  
WORKS

两次大补考，三嫁太子妃  
看穿越白富美，如何坑上古代高帅富

本文关键词：皇家，太子妃，婚嫁  
穿越，宫斗宅斗，日久生情

网络连载原名：《论太子妃的倒掉》  
独家番外：《小猪情事》《如果》

# 坑你 三生三世



KEWU NI  
SANSHENG  
SANSHI

茂林修竹 著  
MAOLINXITUZHU  
WORKS

坑你  
三生三世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“坑”你三生三世 / 茂林修竹著. ——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 
2012.12

ISBN 978-7-5104-3585-0

I. ①坑… II. ①茂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77761号

## “坑”你三生三世

---

策 划: 北京记忆坊文化

作 者: 茂林修竹

特约编辑: 暖 暖

责任编辑: 杨雪春

绘 图: 唐 卡

封面设计: 80零·小贾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冯宏霞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 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[frank@nwp.com.cn](mailto:frank@nwp.com.cn)

印刷: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670\*970 1/16

字数: 300千 印张: 20

版次: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04-3585-0

定价: 29.8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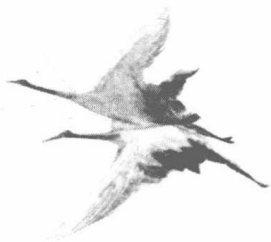
---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坑你  
三生三世  
KENG NI  
SANSHENG  
SANSHI



阿狸仰着头，明明满眼都是泪水，却还是用力地睁大了眼睛望着他：“殿下喜欢谁，心里真的清楚吗？”

可是这句话她问得太晚了，他们就那么生生错过了一辈子。

# 目录

CONTENTS

- 1 王家阿狸 001
- 2 前世孽缘 007
- 3 东山相遇 030
- 4 谢家宝树 034
- 5 少年初成 089
- 6 梅柳之约 108
- 7 梁燕衔泥 126
- 8 人生自是 145
- 9 不如不见 161
- 10 不如相见 164
- 11 不如相见（二） 169
- 12 只如初见 197
- 13 花好月圆 218
- 14 良辰美景 232
- 15 双宿双栖 255
- 16 十全九美 283
- 尾声 296
- 尾声的尾声 299
- 番外一 如果 300
- 番外二 小猪情事 308

## 1 王家阿狸

“我是不乐意送阿狸入宫的。那个丫头心实性憨，就跟面捏的人儿似的，谁都能拆巴拆巴把她吃了。脑子又浑，跟她说句话，她想半天才能琢磨出味儿来。”老太太倚在美人榻上，招了两个丫头来给她捶腿，病怏怏地教训儿子道，“不是我说，就是把她嫁到稍微复杂些的人家，都未必能放心，你怎么敢把她往宫里送？”

王坦不敢还嘴，只唯唯诺诺地垂着头：“不是送进宫去，只是跟着子扬去觐见。皇后请了很多内眷，都让带着女儿去，不是只阿狸一个的……”

老太太脸色就有些不好，孙女儿的木讷，根源就在这木讷儿子身上：“你糊涂。皇后没事让这些半大丫头去干吗？她自个儿没嫡女，庶女还少吗？巴巴的要见人家的？她这是要相看儿媳妇！”

老太太病得久了，语调一重就有些粗喘。王坦忙上前给她捶背，顺着老太太的话安慰道：“母亲不必担心。阿狸生得平凡，性子也木讷，有谢家、沈家的闺女在，显露不出她的山水来。”

老太太就摇了摇头：“生在我王家，哪怕她就是个泥胎木偶，皇后也要多相看两眼！何况……”老太太想起大孙女儿笑嫣嫣、红扑扑的脸蛋，语气里不觉间就有些护短，“阿狸有眼缘，生得讨长辈喜欢。她只是心眼实，不懂那些个黑心暗手，又不是真不知轻重。言谈虽有不及，却不乱说话，进退也得体，有大家风范。”老太太越说越觉得皇后居心叵测，“瞧，出身好，知进退，又容易拿捏——不选她选谁？”

王坦这下是真给弄糊涂了。老太太这到底看阿狸好呢，还是不好？是想让她选中呢，还是不想？



他心思不活络，口舌也不伶俐，猜不透母亲的心思，干脆就讷讷地附和着：“母亲说得是。”

“是什么是？”谁知老太太又翻脸了，“她这个性子，中皇后的意没错。可是，太子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还不知道吗？你觉得她能讨太子的喜欢吗？”

王坦噎住了——倒不是他不知道太子是什么样的人，而是如果说实话的话，那可就是大不敬了。

这位太子，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，那就是不着调。

他小的时候讨厌自己的乳母，几次向皇后告状不成，就偷偷吃了一把巴豆，想陷害人家，结果差点把自己拉死。

他七岁的时候嫌那些宫女太监跟着他烦人，就命令他们互相把对方绑起来，然后大摇大摆溜出去玩，结果爬树时不小心掉进太液池里，因为没人跟着，差点把自己淹死。

他八岁的时候被立为太子，在这之前他把七八个师傅逼得痛哭流涕，主动请辞。虽读了三四年书，却还没把五经读顺。皇上命谢桓为太子太傅，教导他。结果他看上了谢桓的侄女儿谢涵，为了讨好美人，七天就把《诗》背透了。

他九岁的时候写诗给谢涵，想跟人家“私会”，谁知正碰上谢涵五岁大的儿子，于是泪奔而去。

那之后他倒是靠谱了不少。他本就天资聪颖，一旦肯在正事上用心，很快便乍露锋芒。虽仍时有抽风之举，但本朝风气原本就不拘小节，倒也没什么好苛责的。只是偶尔蹦出件事来，还是能让人吐血内伤——他十二岁的时候，北燕遣使者来和谈。皇上在上林苑宴请使者，怕他胡闹，就没让他列席。他心生好奇，居然假扮成斟酒的宫女溜进去。恰逢使者在言谈间嘲笑我朝软弱，他把酒往地上一泼，起身侃侃而谈，把使者驳斥得哑口无言，颇让人扬眉吐气。若他到此为止，也不失为一桩美谈。偏偏他又得意洋洋地瞟了北燕使者一眼，他生得本就极好，桃花媚眼一瞟，使者当即就看痴了，宴会还没结束，就求皇上把“美人”赐给自己。

……=\_=

若皇上还有其他儿子，王坦都怀疑他能不能坐稳太子的位子。

想到日后要辅佐这么一位天子，王坦就觉得自己脑仁抽痛，有种辞官归隐的冲动。

他自己也有过年少荒唐的时候，知道这个年纪的少年，特别是太子那种跳脱胡来的，最排斥那些拘谨无趣的大家闺秀，阿狸在他跟前确实不讨好，不但不讨好，说不定还会被他嫌弃厌憎。

不过就算这样，王坦也觉得老太太有些听风就是雨了。

“给太子选妃是件大事，定然要前前后后地考量。皇后也只是相看相看，到定下来还不知要经过几重筛选……只是去领个宴而已，母亲不必过于忧虑。”

老太太没好气地“嗯”了一声，又耳提面命：“还是要防着。咱们家用不着走外

戚的门路，没得把好好的闺女赔进去。下回若皇后再让带着闺女进宫，你就叫子扬领着阿萝去——你今日就该叫阿萝去，让皇后瞧见，八成要惦记上阿狸了……”

王坦唯唯诺诺地应着，也不敢点明说，皇后还真用不着惦记您孙女儿。

老太太自病后，说话就有些口无遮拦。反正不会传到外面去，王坦也就不说出来让老太太心里不痛快。

不过，她那句“咱们家用不着走外戚的门路”，倒是说到王坦心里去了。如今的世道，说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是骗人的，皇帝换了几代，何时少了王谢两家的富贵？“一朝天子一朝外戚”那才是实话，看看庾家的情形就知道，外戚是让皇帝拿来当枪使的，一旦把家底败光了，也就煊赫到头了。

比起让女儿嫁太子，王坦更希望让儿子尚公主。可惜今上没有嫡出的公主。

如果王坦坐在他夫人郝子扬的位子上，就会知道，老太太那不是杞人之忧。她们的女儿阿狸，闺名王琳的，确实叫皇后另眼相看了。

这事儿暂且搁下，咱们先说说阿狸这个人。

老太太说阿狸缺心眼儿，其实真没冤枉了她。

这倒不能怪王家教女无方，纯粹是因为阿狸资质太差劲了——晋江穿越系宅斗宫斗司出过多少学员了，阿狸还是第一个要参加第二次补考的。

那些优秀学员，不管是穿成不受宠的庶女还是穿成被继母迫害的嫡女，都能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硬是一路钢丝走下来，把独木桥开拓成阳关道。那些平凡点的，有穿越女的作弊加成，也能抓住一个一心一意爱她们的好男人，渐渐把日子过宽拓了。就是运气差点，毕业考试翻船了，补考的时候也会因为重生一遭而幡然悔悟，先知先觉，轻松扭转上一辈子的局面。

阿狸呢？

——阿狸觉得毕业考试实在太他妈难了。她第一辈子光学这个世界的语言就花去了足足两年时间，还时常说不利索，严重落后于她的原住民弟弟妹妹们，差点让她父母祖父母以为她是个傻子，在起跑线上就输给了别人。

但阿狸还是觉得，这简直太正常不过了。因为古代汉语这玩意，用繁体字写出来根本就是一门外语，再用古代音读出来他妈的就是第二外语啊。偏偏这世上还没有自学教材，语法什么的全得自己归纳。她一个脑子里有既成母语的人，要不是沾了婴儿穿的光，两年都未必能学会。

因为她不爱多说话（阿狸泪目：是你们语速太快啦，人家脑子转不过来），写字总是一不小心就带出个四不像的别字来（阿狸泪奔：那是简体字好不好，简体字！），家里人都知道她资质不好（阿狸：T\_T不用说这么直接啦），对她非常宽容。

于是时常就有这样的情形——

小弟弟摇摇晃晃地跑过来：“阿姊，吃米糕。”

小妹妹摇摇晃晃地跑过来：“阿姊，你先挑。”

小堂弟摇摇晃晃地跑过来：“阿姊，谁又欺负你了？”

大堂弟别别扭扭地蹭过来：“阿姊……我错了，我才是蠢妞儿！”

阿狸：T\_\_T这是多么善良、多么和谐的一家子啊。耍心眼儿跟这帮小娃娃宅斗，缺不缺德啊。

……丫头，宅斗的主题从来都不是兄弟姐妹内乱好不好？

咳咳，说多了。言归正传。

总之，第一辈子，阿狸因为语言问题，天生就慢了别人一步。幸好她是婴儿穿，渐渐地话说溜了，字也不怎么写错了，家人终于集体松了一口气。

——看来这孩子只是笨一点，还是没残疾的。

……=\_=

然后家里就开始把她当正常孩子教导。

生在书香门第，女孩子也要知书达理，年少时都是跟男孩子一样要求的。这个年代流行的文体是骈文，流行的口才是玄谈。说一个人有才华，不是指他能写就是指他能说。于是阿狸就开始学骈文。在读了无数范文之后，阿狸终于肯承认是自己笨了——她写不出这种东西来……喵的，哪个正常现代人能写出通篇对偶还韵律整齐，并且把事说明白了的文章？！幸好这个时代的诗歌还不怎么讲究格律，阿狸多少能谄出几句来。

然后是玄谈——阿爹跟叔叔对谈的时候，阿狸和弟弟妹妹们旁听。听了没几句，阿狸睁着眼睛睡着了。实在太思辨了！

给你上一段玄谈的参考资料瞧瞧。

“物无非彼，物无非是。自彼则不见，自知则知之。故曰：彼出于是，是亦因彼。彼是方生之说也。虽然，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；方可方不可，方不可方可；因是因非，因非因是。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，亦因是也。是亦彼也，彼亦是也。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，果且有彼是乎哉？果且无彼是乎哉？彼是莫得其偶，谓之道枢。枢始得其环中，以应无穷。是亦一无穷，非亦一无穷也。故曰：莫若以明。”

反正阿狸读了一遍就崩溃了，谁爱挑战就挑战去吧。

幸好阿狸是个女孩子，在读书和“辩论”上没才华，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她阿爹阿娘也并没放在心上。反正才女的路走不通，咱就按部就班地学呗。

于是阿狸开始练习书法和刺绣——她学得很用心。因为她觉得穿越了一遭，怎么也得学点东西才不浪费。

她没意识到……自己已经走偏了=\_=

丫头，你是来“斗”的，不是来留学的啊！

书法和刺绣都是很花功夫的，阿狸根本没心思琢磨怎么斗倒姨娘小妾。

——事实上她也没什么姨娘小妾好斗。

她阿娘是她阿爹的正妻，出身名门，很受家人尊重。两个人都挺喜欢歌舞，家里就蓄着歌姬舞姬。夫妻俩偶尔也一起饮酒赏舞，她阿爹多瞧了舞姬几眼，她阿娘就命人放下帘子挡起来。

阿爹说：“打开打开，没跳完呢。”

阿娘就笑：“看个差不多就行了，你得给孩子做榜样。”

——他阿爹喜欢时不时把孩子们招到身边，问问功课啦，聊聊时局啦，甚至还搞个家庭聚会，喝酒吟诗。他曾颇自得地说：“我一言一行可都是在教导孩子。”

阿爹不能打自己的脸，只好败下阵来。

这就是家里最激烈的宅斗了……

阿狸看多了穿越师姐们惊心动魄的经历，想想自己波澜不惊的人生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——

她到底穿到了多么奇葩的朝代啊？大家大户怎么能这么和和美美的过日子！有隐情，绝对有隐情！

心满意足地享用着阿狸孝敬的核桃酥酪的老太太感叹：儿媳妇到底是别人的女儿，虽勤心尽孝，终究有一成生分。还是自己的孙女儿亲啊，吃个酥酪都记得我。

坐在旁边的阿狸则努力琢磨：除了主母斗姬妾，究竟还有什么斗法来着？

……丫头，还有婆媳啊婆媳=\_\_\_=

到头来阿狸还是没想出家里有什么阴阳怪气的地方。

眼看着书法已经摸到了门路，刺绣也小有所成了，阿狸终于有时间忙点别的。

王家的闺女，有书法这个看家本领，差不多就够了。看她到年纪了，阿狸娘就开始带着她，让她跟着学管家。

学了没多久之后——

“这孩子不错，”阿狸娘想，“这么快就上手了。”

“管家挺容易的嘛。”阿狸想，“就是看看每天的进账、支出呗，还有些临时的应酬支出、人事安排。一点都不神秘嘛，反而还很琐碎。话说回来，管家权有啥好争的——吃力不讨好的事嘛！”

丫头……那是因为你上头有老爷太太老太太撑腰，不缺钱花啊！

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——

“明面上的事倒是都应对得很好。”阿狸娘想，“这也要夸王家门风好，没那些乌七八糟的事。”

阿狸：“传说中的假账呢？伺机搞破坏的奸细呢？争权夺利的管家婆呢？”

阿狸娘：“在人情世故上还是太天真了些……慢慢教吧，丫头还小呢。”

阿狸及笄之后——

阿狸娘：“……算了，还是给她说说个门风好的人家吧。谢家三小子挺不错的，谢太傅家门风比王家只好不差——不行，他家高门儿媳妇太多了，难免攀比……不过谢家三小子真的不错。嗯……阿狸的书法还是很拿得出手的，而且，谁家门第能高得过

王家？就谢家三小子了！”

阿狸：“明天给阿琰他们做点云腿月饼吧，瞧他出去这趟累的，瘦了一大圈——要多做些，说不定他朋友会来。嗯，老太太喜欢酥烂的东西……那就再做点秋梨冻吧，白天还听老太太说口燥呢。”

想这些事的时候，她正美滋滋地绣着嫁妆……但是很显然，她脑子里完全没有“出嫁”这一码子事。

=\_=小日子过得太舒坦，她已经彻底忘了自己是宫斗宅斗专业的了。

所以出嫁的时候，她其实是猝不及防的。

猝不及防的不止是她，还有她阿爹、阿娘和老太太。

这事儿说起来，还要怪阿狸爹。但要真怪他，又有些说不过去。

——这个朝代，当官是要看品评的，品评是要看出身和名气的。初出茅庐的年轻人，名气怎么来的？除了参加名流的聚会，hold住全场，闪瞎别人的钛合金狗眼外，最主要的途径，当然就是家里有名望的长辈提携。所以名流们的口头禅往往是，“我家儿子/侄子/孙子/外甥怎么怎么好”。

这次也是这么开始的。但是说着说着，不知谁客气了一句：“哪里哪里，要说才思敏捷，我比我妹妹差远了。”然后就说他是怎么被他妹妹比下去的。

名流们忽然发现……这个好，这个还没比过。

儿子们早被夸烂了。真正的好家教，要靠女儿们的修养来检验的啊！

=\_=……于是一群人就开始互相攀比闺女、侄女、姐妹妹。

在这个未嫁少女各种闺名外传、才名远播，出嫁少妇各种鄙视丈夫、提刀砍小三，大龄贵妇各种婚外偷情、公然养面首的时代，名流们夸耀自家闺女简直毫无压力。

世家大族的闺女当然都是能拿得出手的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一群人说得天花乱坠，只王坦一个沉默不语。

——没办法，他家及笄前后的姑娘，就阿狸一个。但是阿狸……她真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事迹。

偏偏有人不会看眼色，竟然问王坦，你家闺女呢？

王坦抽他的心都有了，但这个时候他能认输吗？他认输阿狸可就当真嫁不出去啦！

他定了定神，开始吹捧他家阿狸：

“我写的信，是大女儿誊抄的。”这是实话。

大部分人就明白了——哦，姑娘写得一笔好字。

“上回你说‘别致’的那个荷包，是大女儿做给我的。”这也是实话。

又有人明白——嗯，心思巧，手也巧。

“你们惦记上的点心，是大女儿为给老太太贺寿，亲自做的。”这还是实话。

剩下的人也明白了——呀，孙女儿好孝顺，居然能亲自下厨呢。

“平日里她也读读书，写写诗，只是陪弟弟们玩罢了。倒听她说，女儿当以贞静安顺为本分，不必以才华见长。”这一句就虚虚实实，正话反说了，“想来，她是没什么文采华章的。”

所有的人都明白了——哟，这能陪王琰写诗“玩”的，才华怎么会差（大雾）。

更难得的是“贞静安顺”四个字。这四个字实在啊，在这个喧哗浮躁的年代，谁家不想娶这么个儿媳妇？

于是王家阿狸，闺名王琳的，就因为她阿爹一点虚荣心，出人意料地声名远播了。

偏偏在这个时候，天下第一名门司马家，也就是当今天子他家，出了个极度不靠谱的儿子。听说天下第二名门王家，有这么个靠谱的女儿闺中待嫁。想到王家丰厚的家底，一权衡琢磨，就拿定了八成主意。

皇帝很快召见王坦：“咱们结个亲家吧。”

王坦倒是想说不好，问题是他能说吗？“只怕小女配不上太子殿下。”求您再考虑考虑吧！我家闺女是只小白兔，您家儿子可是大灰狼啊。

皇帝以为他自谦呢：“爱卿的女儿，当然是最堪匹配的。”要的就是小白兔啊！

阿狸就这么稀里糊涂地，跟太子订了亲。

没过多久就入主东宫，正式成了太子妃。

## 2. 前世孽缘

第一世，阿狸这个太子妃，当得挺糊涂的。

但太子对她的态度，好像一直都挺明确的。

王坦觉得太子这个人不着调，倒是很中肯。太子不糊涂，该明白的事他比谁都明白。他也不蠢，想要办成的事他怎么着都能办成。事实上，满朝文武就没个不觉得他聪慧机敏的。但他就是不着调，爱剑走偏锋，爱出其不意，并且荣辱观与众不同。

给这个人当老婆，不是普通人能胜任得了的。

太端正的，理解不了他九曲十八绕的脑回路。太不端正的……混世魔王凑成双，那还了得！

算起来，阿狸其实挺合适的。太子很多惊世骇俗的举止，在阿狸看来反而很“好玩”。因为她没这个时代的人那么强的礼教感。但是本质上她又是个很端正的人，不会被太子，或者把太子拐带坏了。

所以两人还是很般配的。可惜般配并不意味着就能处得好。

新婚夜里，太子对阿狸很客气，也很冷淡。当然阿狸也不热切就是了——没办

法，头一回见，想热切也热切不起来啊。

这个年代虽然已经有了盖头，但那是穷人家仓促成亲时用的。正经拜堂时，新娘要拿着折扇遮面，还得自己遮。

阿狸举得胳膊都酸了。好不容易喝下了合卺酒，屋子里只剩她跟太子两个人了，阿狸总算能把折扇收起来。收了折扇，正对上太子好奇打量她的目光。

阿狸还来不及感叹太子长得真是名不虚传，就看见他清亮的眼睛里有失望一闪而过，随即表情就有些勉强了。

——阿狸生得其实不差，娇憨喜人，温婉可亲，一见之下就令人心生好感。但太子喜欢的是什么样的人？

他的初恋可是谢涵。

阿狸是见过谢涵的。那时她还是个说话磕磕绊绊的小丫头片子，谢涵带了儿子回谢家省亲，阿狸跟随母亲去做客。

谢家东山别筑多种青竹，剖以为瓦梁，在竹林中建成竹舍，令溪流从一旁的水涧流过。清风穿林而过，竹叶清香迢递，水流清脆。在竹舍里烹茶、对弈、玄谈皆可，风雅又避暑。

彼时炎夏，阿狸去时，谢涵就坐在竹舍折屏后勾描团扇。远望之，纱衣流翠，乌发泻墨，肤色就如冰雪濯玉般皎洁。那淡泊沉静就沁进人心里去，令满山芳菲尽失了颜色。不止阿狸看呆了，连她阿娘都半晌没有出声。

后来王坦也想在后院给妻女弄这么个竹舍时，阿狸和阿狸娘就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谢涵，齐刷刷摇头，强烈鄙视阿狸爹——东施效颦？快别自取其辱了！

阿狸爹马屁拍到马蹄子上，至今也还莫名其妙。

——谢涵其人，那是真的惊鸿一瞥，再无美人。

而阿狸呢？阿狸就是那种俗气的好看，舒服、亲切，却没有太子想要的惊艳。

但太子居然没失礼，短暂的失望之后，就试着跟阿狸聊聊天。两个人不熟嘛，聊的也无非是：

“我听人叫你阿狸，是你小名吗？”

“是。太子殿下……”

“别叫得这么生疏，咱们都成亲了。这样，我叫司马煜，你就叫我……煜郎？”

玉郎？

听着怎么这么别扭。

“那个……我可不可以也叫你的乳名？”

“这、这个……这个也不是不可以，”太子还是很大方的，“我小名叫阿龙（读作芒）。”

阿狸就用手指数在掌心写给他看：“是这个‘芒’吗？”

太子的面色有些微妙：“那个龙字，是……尤字加三个撇。你认得这个字……吗？”

“……认得。”

龙，音芒，意思是多毛狗=\_\_\_=。阿龙，翻译过来也就是——狗娃子。

别怀疑，这个时代再遍体风流的名门雅士，叫出乳名来也都这么囡。

“喂喂，你笑什么。乳名本来就要贱一些才好养活！何况，那个龙字，也是可以当‘宠’字来用的，也有高大的意思！”

“没，我就是想起我自己的名字了——阿狸的狸，是狸猫的狸。我阿娘说，我阿爹本来是想叫我阿猫的……”

“噗……”

“你也别笑啊！”

新婚之夜就在这种轻松快乐的闲聊里过去了。

清晨的时候，丫鬟宫女们进去伺候，看到两个人安安稳稳地睡在被子里。床褥整齐，没半点杂乱。

阿狸听到动静，揉着眼睛坐起来，又回身推了推太子——两人居然是和衣而眠。等着消息的大人物们就知道——坏了，这夫妻俩日后可有得磨了。

但是太子的脾气尽人皆知，他看不上了，你非逼着他喜欢，那他只会加倍地冷淡起来。所以所有人就都奔着阿狸去了。

皇后不时差人给她赏赐，不是珠宝首饰就是绫罗绸缎，连胭脂水粉都记得她，反正打扮人的东西可着劲送。阿狸娘也趁着进宫觐见的机会，殷殷切切地教导她——该怎么勾引自己老公=\_\_\_=|||

阿狸无语……

说实话，她不着急，她真的不着急。太子虽然很好看，但他们才见第一面呢。何况两个人虚岁都才十五六岁，搁现代也是早恋啊。都还懵懵懂懂的，就要整出孩子来，也太摧残人了。

何况，就算她着急，她是勾引人的材料吗？直听得昏昏欲睡。临了，貌似娇羞，实则无语地答：“……我记下了。”

把人应付走了，该怎么过还得怎么过。

所有这些，太子其实都知道。但他就是不说话，因为他看着觉得很好玩儿。

他觉得阿狸这个人大智若愚，就像一座坚不可摧的城池，替他吸引了所有的刀兵。谁都觉得她是火上眉毛了，结果她慢悠悠地把脑袋缩进壳里去了。你急啊急啊地在外边乱砍，她在壳里睡一觉，醒来伸个懒腰，照旧目明气清，岿然不动。

太子对此钦佩不已。他觉得这个人有趣了，就不介意她跟自己住一块儿。不但时常观察她，还偶尔跟她分享一些事。

——然后他很快就发现，阿狸太投他的脾气了。她不但不啰嗦，懂得欣赏他，还不会像别人似的动不动就大惊小怪。和她开个玩笑，她也不会恼你不正经，知情知



趣，偶尔还会主动配合。

跟她相处，简直太舒服了。她怎么就是个女人呢？

而阿狸也觉得，太子这个人很有意思，不刻板，容易相处……并且长得也好看——事实上是非常的好看。有这么个老公，就算摆家里看，也不吃亏啊。

两个人都对对方觉得满意了，这一场包办婚姻的危机也就解除了。

他们越混越熟，越熟就越觉得对方合自己的品味，越觉得对方合自己的品味……太子就越不把阿狸当老婆看。经常跟她通着腿呼呼睡一晚上，也没想要做什么。

久而久之，太子宫里的美人们，就开始打小算盘了。

美人们做得倒不是太过分，也就是穿得稍微妖娆一点，有事无事在太子跟前晃。再多也就是“不小心”瞧了太子一眼，“不小心”在他跟前摔了一跤……之类的。

太子闻弦歌而知雅意，饶有兴趣地看着——看阿狸怎么处置她们——根据太子在宫中浸淫多年的经验，他知道这正是女人确立门风的时候。

阿狸会杀一儆百？一个不留？后发制人？贤惠大度，任由美人爬上他的床？

太子见多了宫斗，还是头一次这么期待。可惜阿狸太迟钝，全没发现太子迫切围观的心态。她压根就没意识到东宫美人们是在挖她的墙角，反而还琢磨着：哟，阿甲这发式真漂亮，明天我也试试。咦，阿乙这身混搭得也很巧嘛，腰带原来还可以这么绑啊。

……=\_=

太子都替她着急了！于是某一天，他就故意多看了某个美人的纤纤皓腕一眼。

不几天，姑娘们的袖子普遍都短了一寸，恰到好处地把手腕露出来。手腕不那么纤巧的，也会在镯子上下功夫。

这些姑娘大都是近前端茶倒水的，抬手就露腕。变化这么明显，太子就不信阿狸瞧不见。

事实证明，阿狸还真瞧见了——她觉着建邺城确实是越来越热了，再一算，可不是嘛，夏至快到了……

太子就提前喝到了阿狸调制的解暑茶，那茶汤酸甜清凉，沁人心脾，着实美味。但是太子的心情，真是复杂得难以言表。

于是这一次，他“瞧上”了某个姑娘乌云似的的黑发。

……大夏天的，太子宫里姑娘们的发髻却越梳越低，头发越披越长。

阿狸把发髻梳得高高的，露着脖子吹着凉风，研究着她的消暑吃食。心想，这个时代的姑娘们可真是耐热啊，头发披散着，就不怕捂出痱子来吗？

美人们泪目：痱子都捂出来了啊，太子你怎么还是光看不下手！

太子：……

引导着姑娘们把袖子、头发、耳珥、鞋子全部改造过一遍，同时分享了阿狸美味或者更美味的消暑饮食之后，太子终于抓狂了——阿狸你眼里没有我吧，你眼里绝对没有我！